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七

函史編

天類

曆上

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霧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

息察發欽以作調歷而是歲己酉十一月朔且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顛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爲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爲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

星昴正仲冬爲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恭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在焉年者禪庶
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
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
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
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
十有二辰十月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
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

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日二玄枵曰報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歷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至乎寒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泮生靈範圍大化極天人會和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

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禮祥廢而不統
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蠱蟲之不
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
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
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傷之也當
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
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
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於戰國金鷲於強國禽敵
救急解分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

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
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端正以十月
色尚黑也豈不謬哉漢興方剛紀大基正朔服色襲
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蒼主顓頊曆用之而
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
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
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大夫寬與博士
賜等議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
奏不能爲筭願募治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
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

洛下階與焉，乃分東西，立晷儀，至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閏運筭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

筭如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先籍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
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
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
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遂下
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
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
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
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

課表疏遠太初歷第一、卽暴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
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
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
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
秋、推法密要、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
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
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
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
太初歷並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大朔乃或在月晦、永

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
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
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
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竄誦邊韶馮光
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
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
相應不可復尚若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
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
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
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

時儒者蘇况郎顛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
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者、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
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永光中、
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疎闕、
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闕者、以斗分
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
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迨月及五星之行、
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掛用事、推五行用
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於月行
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

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闕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修十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

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卽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暉疏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卽經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

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萬物潛萌。此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卽狐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謀。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躔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元曆善乎杜征南預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逆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

之差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爲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精眇更相疵詆以爲名高何言之頗也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己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是時劉孝孫劉焯條駁賓歷紕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用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

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歷以獻其法增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本渾圖以測黃增當時以爲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

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

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
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
潛逝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
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
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
代之制正朔旣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
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蟄
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紫麟二
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巳
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
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
水昏至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
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
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
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
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西籍城隍治宮室，是
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亥枵中天興
土功，又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
而食，于領不減。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

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
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
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
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
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陽
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常蝕。而詩人悼之。何也。
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
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
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
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

賈逵之偷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
歲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
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
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
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其五星
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
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
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
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
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

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
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而警悟乎世
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
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
相蒙而兩喪其真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
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
異於常者爲占。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
失度彌甚。六竺曆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
好之星，則趨之；趨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
故五星各以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

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
爲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
善爲筭者。皆置曇譏。怨不得與。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
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
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
八。麟德纔三四。而是非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
歷節增二日。爲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
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
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
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稍增損。

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審近則宜明爲然遂以
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
巧筭能馳驟反覆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
初意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蔭始變古法以顯慶
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
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
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土蔭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
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
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
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詔更造歷而端明殿

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欽著
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
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
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腠腧而正朔
望，按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
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
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金差，而
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
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
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

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
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
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
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歷亦復八改元承用金曆
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
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
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
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
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
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

所歷地最廣也。今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議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間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管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球圖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

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
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
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
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
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
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
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
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
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
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

抄遠周家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
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
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
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
之差自大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
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
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以故曆
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改積
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
日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爲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略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大小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九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卽毫釐，易分而別。刻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闔爲趺，其一端設稅，可開闔欵。

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窳
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
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
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
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
尺表爲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
奇，在八尺表爲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
頗異，而景長爲南至短，爲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
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攻求不易，劉宋襍
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

之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減六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

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今損益稍失其常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定七十五秒爲今所測天

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
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
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
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
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
年在斗十四度不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
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
距今之度叅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距
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
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

道交周之故固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
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
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
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
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百
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
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
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
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
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
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
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
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
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
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夫曆法疏密驗
在交食而推步爲難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人
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
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
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

日、彙、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
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
弱、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
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
爲、三、十、六、分、中、爲、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
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
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
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
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
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

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積筭年月日，爲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之自然，以爲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以是爲曆之本，始千歲之日，至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也。

高皇帝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立。

欽差天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
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
上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
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
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
壬遁曆六十七事霧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
以古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古挈壺正
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
於益正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
傅藻與藉黃麟等以蔡傳右旋說對上怒曰是儒

家說梁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蓋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鏡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

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曆元而七政
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未易知臣聞磨
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
宜昭一代制書奏上報可權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
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
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母及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
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
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
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
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合舊法

上曰二統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筭如初。二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己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筭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

然不知度
之章

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爲也。後世日不足而爲度，度不足而爲分，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况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修省之實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八

函史編

天類

曆

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愬，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亾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亾。昔伊洛竭而夏亾，河竭而商亾，今周

八經辨義卷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亾乎、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
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
它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然日過分而不克、
克必甚、亦且必爲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
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
炤炤大明、殲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于尊、其鼓
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曰
食、王者重之也、李之言、非琴、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琴
出東非、齊侯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
得、刑罰恐弗勝、李星將出、豈何懼乎、由此言之、李甚

於學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爲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爲君，不思道，好內而聽護也。其雨雷震，雹木米，皆以非時而書。地震，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爲易。臣搖政爲無德，專政爲臣弑，遂君六鷁退飛風也。風發而高疾，鷁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宋災晉侯問災，故於士弱士彘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味爲鶉火，心

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閼商人
禍敗之蒙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
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
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圖當之。其
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為水。梓衛頤垠之虛也。

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亾，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彙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駢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旣入秦，

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朧圍參，畢昂數重，昂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遊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亾、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莈于河、兵征大宛、星莈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閉求雨、暘雨暘爲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改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

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
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
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
自見犬白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
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
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官室將空此危凶
之象也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何何有數
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
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附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

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
雖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秦
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
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
子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地節元年正月
戊午，月食彗惑，彗惑在角亢，占憂在宮中。辛亥，入氏
氏，天子之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
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闕東
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
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鑿穡御幸者，太僕

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臣聞人氣內逢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方之信好也，好行貧賤，申于主之東方之情也，忠行惡，亥卯土之，是以王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也。

也。惡行廣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爲公正。寅午爲廣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懷遠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官室

言其都
王矣故

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未
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
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
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
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慶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
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成帝卽
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族同日俱封而黃
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
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

此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
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
流涕太息曰管岐山崩三川竭而周亡岐山者周所
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凶乎懷
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大射禮行有雉集於
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
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應
譴告人君甚敬而著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商
宗雉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集會飛集於庭

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
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其後許皇后廢而
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受幸谷
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
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
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
異四發而二者同月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
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
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
憲又以掖庭獄爲亂阱榜箠曆於炮烙主爲趙李報

德復恣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
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尚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崇聚僇輕以爲私客擬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
之家亂服共坐沉酒媠媠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
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去高廟
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上成山反天地之性發
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歛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
萬計又廣財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

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餒殍道路者以百萬數公
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
危亾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
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
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
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
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
夜孳孳屢省無怠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
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

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
軍商規上怒密摘永丞發之郡而敕過交道廐勿追
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
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
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
橫天夫彗星極異也上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饒變
厥期不久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
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
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兪蘇令陳勝
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往年邵國被水者二十一

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綏和元年，成帝卽位之二十有六，平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口，進卽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弔數至，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驗月上竟崩，無繼嗣，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樞樞通位帝紀。

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
照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而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
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
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
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卽位薦待詔黃門上使
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
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羣陰伏

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朧昧，亾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毋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
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
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
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
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
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朝晦
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
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
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

見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
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
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茱
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
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
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四孟皆出為王易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
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圖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
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頴、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

傳之也

動者其異最大。問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亾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傳晏爲大
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
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
對策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勢非希
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
殆不在他上悟收晏印綬罷歸第光武初與天命告
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冰合邯鄲烈風影響
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白出入過
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於

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獨扶風蘇竟以爲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亾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鈎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徃徃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人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

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爲秦豐所都。月入于畢。畢爲天綱。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富之。又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管。上散爲數百而滅。爲延牙破之象。漢爲火德。雖昧必亮。比卦部。威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和帝初。竇太

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虓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著。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閼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閏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

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歿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孔毋宋娥爲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顛詣公車策問之顛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關災殆民勞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官殿官府離宮別

觀所繕修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若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頗彌甚，冰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千九日，於卦為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察，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遘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青輿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

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宗之彌優臣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疎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步與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干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天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媾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 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謂也又火爲大

辰北極亦爲大辰言字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道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爲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羗寇之變也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方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左、
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是歲
四月、京師地、并夏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
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顛言、上以地坼、故引敦撲士
對策、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
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
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器、六月乙丑熒惑
犯填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
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器、
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

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
下丑在奎癸未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
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册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
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
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
之臣相爲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
譏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
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
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
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
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而誅罰太亟之故也
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
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
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
瓚南陽太守璿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
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
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

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爲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霧帝初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爲宦官所搆戮歿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疾威妖青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

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鈞黨，天下賢士殫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演孔圖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開橈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

貞邪各得所守、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
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
入、遂亾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
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官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
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
官、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
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况今將有狂狡、爲王
氏之禍乎、抑羣陰太隆、羣小並進、強盛也、詔問南宮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尾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雞
爲變、皆貌正失也、夫牝鷄雄鳴、尚致家索、况陰陽易

體於實政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爲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其故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或改卽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變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卽昨以來頻歲日食地震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厲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徵况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

雜讖數家言近支碎矣。占五胡之亂，腥羶中土，獨應
在太白畢昴，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哉。
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
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
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琚曰：漢亾久矣，魏豈襲作，殆
將來之兆乎。而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
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
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
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
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諳對曰：有

之此越巫之諄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碁峙鎮撫。畿夏時魏疎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白：昔龍葺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庭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妖星字干
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坼軒轅者后
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兵大陵爲積尸
灰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氏
誅灰司空華僕射願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
元自春正月至十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
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
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
隕於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灰平陽羯胡氏羗交
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弑
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鄴
其亾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
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
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於冬不滅尾
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伐晉羣臣諫不聽在衛率在
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
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

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率伐晉已困於晉，而燕竟以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熒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以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與太史正新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浩曰：秦，秦也。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凶在庚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曰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釣已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凶

劉裕伐

滅之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

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問其祥崔浩曰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至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命擅國危凶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古太白昂浩諱之故云梁普通六年夏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爲易政

武帝爲改元肆眚，是秋月始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禬，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羣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歿於臺城之圓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亾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器，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

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
無光而上疾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
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
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
久者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
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于天閣道聞聲如墮墻癸
丑有大星如彗流羽林煬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
大流星如彗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
亾